

宋宮十八朝演義

書目文獻出版社



# 宋宮十八朝演義

下 冊

李逸侯 著

書目文獻出版社

1981

# 宋宫十八朝演义(上下册)

李逸侯 著

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

北京文津街七号

书目文献出版社印刷厂排版

一二〇一工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营

1981年8月北京第1版 198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787×1092毫米1/32开本 28印张 620千字

图书分类号: I246.4 统一书号: 10201·2

定价: 2.60元

## 目 次

(下册)

|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五十回  | 刘贤妃正位中宫   | 向太后传旨立嗣…………… 1     |
| 第五十一回 | 因果循环章惇食报  | 贤奸混淆蔡京弄权…………… 10   |
| 第五十二回 | 挥涕泪王后陈词   | 隐姓名安民刻石…………… 19    |
| 第五十三回 | 采花石小人作威福  | 召神将天师弄玄虚…………… 28   |
| 第五十四回 | 勤政殿进言排异己  | 太清楼赐宴集群臣…………… 37   |
| 第五十五回 | 疑神疑鬼云气现楼台 | 即假即真仙人抛钵盂…………… 46  |
| 第五十六回 | 玉华宫刘贵妃作舞  | 琼林殿荪太师题诗…………… 55   |
| 第五十七回 | 晚香坊里天子寻欢  | 神母谷前民众发动…………… 64   |
| 第五十八回 | 张叔夜截海获宋江  | 韩世忠搜山擒方腊…………… 73   |
| 第五十九回 | 外交失策结金攻辽  | 边将无能丧师纳款…………… 82   |
| 第六十回  | 结彩放灯庶民同乐  | 攻城掠地胡骑逞雄…………… 91   |
| 第六十一回 | 黜奸邪临朝除旧恶  | 昵声妓别院结新欢…………… 99   |
| 第六十二回 | 情书一纸险罹杀身灾 | 和约四条酿成亡国祸…………… 108 |
| 第六十三回 | 易质请和敌兵北还  | 微服治游上皇南幸…………… 117  |
| 第六十四回 | 荒唐云雨枕畔吐真言 | 固结恩情神前立私誓…………… 126 |
| 第六十五回 | 血染皇都忠臣战死  | 尸横禁苑宫女捐生…………… 135  |
| 第六十六回 | 孤臣死节千古流芳  | 二帝蒙尘万民陨涕…………… 143  |
| 第六十七回 | 军前就死烈妓殉情  | 酒边作歌皇后受辱…………… 151  |
| 第六十八回 | 忘廉耻入宫献媚   | 怀仇恨结党行奸…………… 159   |
| 第六十九回 | 沮车驾巧使美人计  | 遭兵灾骤陷广陵城…………… 167  |
| 第七十回  | 陷番营输金赎爱女  | 劫官眷涂面扮强徒…………… 175  |
| 第七十一回 | 救危难梁红玉杀贼  | 入宫闱沈昭容承恩…………… 183  |
| 第七十二回 | 跋扈将军称兵犯禁阙 | 风流天子掩泪出宫门…………… 191 |

|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七十三回 | 大将勤王讨平逆贼  | 君王复辟分封功臣·····199  |
| 第七十四回 | 宫中试浴荡漾春情  | 舌上翻澜肆冤诬·····207   |
| 第七十五回 | 蓝宫娥妄施诡计   | 梁夫人平反奇冤·····215   |
| 第七十六回 | 索宫嫔围城惊鸾驾  | 乘楼船航海避金兵·····223  |
| 第七十七回 | 歼强敌桴鼓助战   | 突重围火箭收功·····231   |
| 第七十八回 | 香消玉陨深院发哀音 | 魄散魂飞孤城闻匪警·····239 |
| 第七十九回 | 斩盗诛凶中途设伏  | 勤王御敌各路兴兵·····247  |
| 第八十回  | 卖国求荣刘豫称帝  | 撒骄献媚钱氏受封·····255  |
| 第八十一回 | 百般苦楚席地幕天  | 万种凄凉雁声笛韵·····263  |
| 第八十二回 | 泣楚囚遣使修书   | 用汉奸引狼入室·····271   |
| 第八十三回 | 投峻荆庸医杀人   | 窃高位奸臣误国·····279   |
| 第八十四回 | 孤魂何寄水火葬遗骸 | 异域相逢沧桑悲历劫·····287 |
| 第八十五回 | 吾谋不用主将乞休  | 有隙可乘夫妻同恶·····296  |
| 第八十六回 | 承恩宠妙舞媚新君  | 陷忠良奸谋倾社稷·····304  |
| 第八十七回 | 屈节求和韦后归国  | 密谋篡位金主丧身·····312  |
| 第八十八回 | 诛残暴金邦立新主  | 惊哗变宋将驩前功·····320  |
| 第八十九回 | 求陵寝遣使议和亲  | 立社仓及时施仁政·····329  |
| 第九十回  | 寿皇禅位颐养天年  | 中宫擅权离间父子·····338  |
| 第九十一回 | 怙势作威玉手贮锦盒 | 直言极谏碧血染丹墀·····346 |
| 第九十二回 | 立新君赵汝愚定策  | 杀良相韩侂胄专权·····355  |
| 第九十三回 | 假虎威专权逐朝士  | 逞狐媚设计惑君王·····363  |
| 第九十四回 | 丧师辱国诸将无能  | 决策锄奸权臣伏法·····371  |
| 第九十五回 | 中途避雨巧遇王孙  | 平地生波擅易帝主·····380  |
| 第九十六回 | 灭世仇班师献俘   | 朝天子论功行赏·····388   |
| 第九十七回 | 丧元良金壬作相   | 传捷报饰词欺君·····396   |
| 第九十八回 | 拘使臣擅开外衅   | 畏权奸惨杀宫嫔·····404   |
| 第九十九回 | 汪立信舍身殉国   | 陈宜中上疏除奸·····412   |
| 第一百回  | 房幼君宗社覆亡   | 支残局忠臣效死·····421   |

## 第五十回

### 刘贤妃正位中宫 向太后传旨立嗣

孟后废居瑶华宫后，匆匆已经三年了。哲宗因废后之事，中了章惇的奸计，深自懊悔，便把中宫的位子虚悬着，至今还未继立。郝随、章惇日夜图谋，想扶植刘贤妃正位，只是老不得哲宗允许。刘贤妃见孟后废了，满想这个皇后宝位，马上就归了自己，不料从早想到夜，从黑想到明，一直想了三年，还是想不到。所以郝随、章惇、刘贤妃等，在上在下，在内在外，徒是彼此干着急。而今好了，总算天随人愿，给刘贤妃一个稳取后位的宝贝，喜得刘贤妃心花怒放，郝随、章惇色舞眉飞，一齐兴头十分。你道刘贤妃得了个什么宝贝，就可望稳取得后位？这个宝贝，在不甚需要的人得着，有时还嫌他多了，不甚重视；而在需要的人得着，又值求之不得的当儿，真是万分宝贵。究竟是什么呢？原来哲宗尚未有储嗣，渴望早生一个儿子。刘贤妃因此就把生儿子，作为取后位的唯一希望。果然被她想着，竟尔十月怀胎，而今一举得男，取名做茂。哲宗见刘贤妃生了皇子，不胜喜悦。郝随便谓章惇道：“相公！刘贤妃诞生皇子，万岁爷十分欢喜。请求立为皇后，这是个极好的时候了！而且是不可迟缓的。倘若一迟缓，宫里再有他嫔妃生育了，又是一桩障碍，那时争执起来，难保必得。”章惇道：“正是。老夫即日奏请皇上册立便了。”次日，章惇便首先上奏：“刘贤妃诞生皇嗣，请即册为皇后。”当时朝里诸大臣，谁不仰承章惇意志，见章惇奏请，便接连起来奏请，一日竟奏数上。哲

宗此时，为着刘贤妃有子，就准了奏，诏册刘贤妃为皇后。至是郝随、章惇、刘贤妃才各个遂了心愿，私下里各有各的欢喜，不消细说。偏有个右正言名做邹浩的，独反对此事，上疏谏阻。疏云：

立后以配天子，安得不审！今为天下择母，而所立乃贤妃，一时公议莫不疑惑，诚以国家自有仁宗故事，不可不遵用之耳。盖郭后与尚美人争宠，仁宗既废后，并斥美人，所以示公也；及立后，则不选于妃嫔而卜其贵族，所以远嫌，所以为天下万世法也。陛下之废孟氏与郭后无以异，果与贤妃争宠而致罪乎？抑或不然也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。孟氏罪废之初，天下孰不疑立贤妃为后！及读诏书有别选贤族之语。又陛下临朝，既叹以为国家不幸，至于宗景立妾，怒而罪之，于是天下始释然不疑。今竟立之，岂不上累圣德？臣观白麻所言，不过称其有子，及引永平、祥符事以为证。臣请论其所以然。若曰有子可以为后，则永平贵人未尝有子，所以立者以德冠后宫故也；祥符德妃，亦未尝有子，所以立者以钟英甲族故也。又况贵人实马援之女，德妃无废后之嫌，迥与今日事体不同。顷年冬，妃从享景灵宫，是日雷变甚异；今宣制之后，霖雨飞雹，自奏告天地、宗庙以来，阴霾不止。上天之意，岂不昭然！考之人事既如彼，求之天意又如此，望陛下不以一时改命为难，而以万世公议为可畏，追停册礼，如初诏行之。

疏上，哲宗召邹浩晓谕道：“此事祖宗原有先例，并非独自朕躬创行的，卿又何必固执呢？”邹浩奏对道：“祖宗的大德，可取法的很多，而陛下不见取法；独独取法祖宗的小疵，臣窃恐难免讥议啦！”哲宗听了，不禁变色，但未发怒。邹浩遂退出。哲宗乃复取阅邹浩的奏疏，阅了一会，踌躇

四顾，凝然像是有所思索。许久，乃将邹浩的奏疏发交中书，飭令复议。这疏一发交中书，邹浩便得罪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先前孟后之废，与夫今日刘后之立，章惇乃是构成这两桩事的主要人物。而今事方成功，邹浩要来从旁破坏，章惇怎能不极意抵毁他，置他于罪呢？越日，章惇便奏劾邹浩狂妄，应加严惩。哲宗准奏，即把邹浩削职除名，羁管于新州。尚书左丞黄履入谏道：“邹浩因为亲被拔擢，感激陛下知遇之恩，所以犯颜尽纳忠谏，陛下便把他窜逐于死地，此后满朝臣子，尽将引为大戒，谁还再敢替陛下论得失呢？愿陛下改赐善地，以保全孤忠。”哲宗不听，且出黄履知亳州。邹浩字做志完，与阳翟人田画很相契。田画议论慷慨，时常与邹浩以气节相激励。元符初年，田画入监京城门，与邹浩会晤，问道：“君而今作什么官了？”邹浩答道：“现忝为谏言。”田画道：“君既居言路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，乃竟噤若寒蝉，不声不响呢？”邹浩道：“行当得间进言，勉报知己的厚望。”田画道：“小子拭目待之！”至刘后立，田画与僚友道：“邹志完再不说话，我便要与他绝交了！”及邹浩进谏得罪出都，田画乃至途中迎候邹浩，与他一别。邹浩不禁黯然流下眼泪来。田画正色说道：“君未免太没气节了！君隐默不说话，苟全禄位在京里，假使一旦遇着寒疾，五日不出汗，也当死的，岂必定要岭海外才能死人么？古语说得好：‘烈士徇名节’。君今且被罪，乃是君的光荣，难道君还反悔吗？然而，忠臣义士所当作的事情还多着，君此行更要砥砺，幸勿因此举自满啦！”邹浩听了，忙谢道：“君的说话甚是，我敬受教了！”当邹浩将进奏时，曾把此事告诉他另一个友人、宗正寺簿王回，且道：“我谏奏此事，十有九分要受谴责，我一身受了，原是应当的，不过高堂老母，





未免失了孝道。”王回道：“人臣应该谏阻的事，哪有更大于此一桩事呢？君虽有老母在堂，然移孝作忠，亦是太夫人的素志啦！”因为邹浩的母亲，异常贤德，当日见邹浩除谏官，曾谕邹浩道：“谏官的职责是在规谏君上。儿只要能尽忠报国，无亏公论，我自喜慰，不必别生顾虑的。”所以王回就这等勸勉邹浩。至是邹浩被罪南下，京城里的官员都各自引嫌，没有人敢顾来视他。王回独集友赆资，给邹浩治装，且安慰邹浩的母亲，往来经理，不惮烦劳。逡者见王回如此，便报告章惇，章惇大怒，即请旨把王回逮捕入狱，命御史审讯。御史问道：“你曾否通谋呢？”王回慨然道：“我实与闻这事，不敢相欺。”遂朗诵邹浩所上的奏疏，先后约二千言，一字不错。御史遂定讞复奏，哲宗即诏除王回名。王回即日徒步出都，坦然自去了。再说刘后既受册立，居然作了数年渴想的正宫娘娘，真是吐气扬眉，说不尽的快活。章惇在朝堂，郝随在宫里，又内外同时举行庆贺，弄得热热闹闹的，盛极一时。真个是：

欢声阵阵欢无极，      喜气腾腾喜未央。

不料福兮祸所伏的一句话，竟被老子道了个正着。刘后终得章惇、郝随等扶植，正位中宫，这实在是桩福事；哪知接着就来一桩祸事，给她个乐极生悲。皇子茂生了才经两个月，好端端的一个宁馨儿子，忽然害了一种怪病，求尽高明的医生诊治，都瞧不出是个什么症候，频投药石，总不对症，完全于病无益。皇子茂便渐渐地不能进乳，啼哭不停；啼到最后，一口气接不上，眼睛儿一眨，手脚儿一伸，一个小灵魂便回转到来的路上去了。刘后见皇子竟尔夭逝了，直哭得死去活来，痛不欲生。倒是哲宗有点儿见解，劝住刘后道：

“只是这等哭什么呢？已经不幸夭折了，难道哭得他活吗？还是自己保重点吧！”刘后住了哭，含着一泡眼泪，对答

道：“臣妾何尝不这么想呢？怎奈一时偏想不开啊！”哲宗道：“卿只付之无可奈何便了。”刘后点了点头，哲宗也就不提了。过不些时，哲宗又害了重病，越治越沉重，刘后更加愁上加愁，忧上加忧了。延至三年正月八日，哲宗寿数已尽，至是驾崩。总计哲宗在位，改元二次，共十有五年，享寿二十五岁。哲宗既崩，无有储贰，向太后乃召诸辅臣入宫，商议择立嗣君。向太后流涕道：“国家不幸，大行皇帝无有子嗣，而今须要择贤继位。”章惇抗声对道：“依礼律论当立母弟简王赵似。”向太后道：“老身也无亲生子，诸王都是神宗皇帝的庶子，不能像这等分别。”章惇又率尔对道：“若要立长，那么应该立申王赵佖。”向太后道：“申王赵佖有目疾，不可立他，还是端王赵佶好。”章惇竟驳回道：“端王很是轻佻，不可以君天下。”曾布乃呵叱章惇道：“章惇敢忤圣旨吗？”奏对向太后道：“国太圣谕极当！”蔡卞、许将亦齐声奏答道：“合依圣旨！”向太后道：“先帝尝谓端王有福寿，且是仁孝，老身要立他为嗣主，乃是承先帝的遗意啊！”于是章惇乃默然不敢再争。向太后即宣旨召端王赵佶入宫，就哲宗柩前即皇帝位，是为徽宗皇帝。曾布等遂请求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。向太后辞道：“官家年纪已长，当能处决政事了，不必老身再垂帘多事。”徽宗跪下泣请道：“儿臣究是年纪轻，阅历浅，恐怕骤处国家大事，见理不明，还得恳求母后训政些时。”向太后无奈，只得应允了。徽宗系神宗皇帝第十一子，系陈美人所生。神宗皇帝崩后，陈美人哀毁过甚，不久也就死了。徽宗既立，乃追尊陈美人为皇太后，尊先帝后刘氏为元符皇后，授皇兄申王赵佖为太傅，晋封为陈王，皇弟莘王赵俁为卫王、简王赵似为蔡王、睦王赵偲为定王，立夫人王氏为皇后；

进章惇为申国公，召韩忠彦为门下侍郎，黄履为尚书左丞。徽宗遂御紫宸殿，受百官朝贺，免不得君臣们热闹一回。闹里光阴，真是易过。刚看残雪飘梅，和风入柳，新红缀树，嫩绿点枝；不觉已是绿暗红稀，花残春尽。忽司天监推算天文，谓四月朔当日食，人君宜修省。徽宗不免疑惧，便诏求直言。筠州推官崔鷟即应诏上书。书云：

臣闻谏争之道，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，激切则近讪谤。夫为人臣而有讪谤之名，此谗邪之论所以易乘，而人主不悟，天下所以卷舌吞声，而以言为戒也。臣尝读史，见汉刘陶、曹鸾，唐李少良之事，未尝不掩卷兴嗟，矫然山林不返之意。比闻国家以日食之异询求直言，伏读诏书，至所谓“言之失中，朕不加罪”。盖陛下披至情，廓圣度，以求天下之言如此，而私秘所闻不敢一吐，是臣子负陛下也。方今政令烦苛，民不堪扰，风俗险薄，法不能胜，未暇一二陈之，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为本。臣生于草莱，不识朝廷之士，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诸臣为奸党者，必邪人也。使汉之党锢，唐之牛、李之祸将复见于今日，甚可骇也。夫毁誉者，朝廷之公议。故责授朱崖军司户司马光，左右以为奸，而天下皆曰忠。今宰相章惇，左右以为忠，而天下皆曰奸。此何理也？臣请言奸人之迹。夫乘时抵巇以盗富贵，探微揣端以固权宠，谓之奸可也；苞苴满门，私谒踵路，阴交不逞，密结禁廷，谓之奸可也；以奇伎淫巧荡上心，以倡优女色败君德，独操赏罚，自报恩怨，谓之奸可也；蔽遮主听，排斥正人，微言者坐以刺讥，直谏者陷以指斥，以杜天下之言，掩滔天之罪，谓之奸可也；凡此数者，光有之乎？惇有之乎？夫有实者名随之，无其实而有其名，谁肯

信之！《传》曰：“谓狐谓狸，非特不知狐，又不知狸。”是故以佞为忠，必以忠为佞，于是乎有谬赏滥罚。赏谬罚滥，佞人徜徉，如此而国不乱，未之有也。光忠直信谅，闻于华、夷，虽古名臣未能过，而谓之奸，是欺天下也。至如惇，狙诈凶险，天下士大夫呼曰“惇”贼。贵极宰相，人所具瞻，以名呼之，又指为贼，岂非以其辜负主恩，玩窃国柄，忠臣痛愤，义士寒心，故贼而名之，指其实而号之以“贼”耶！京师语曰：“大惇、小惇，殃及子孙。”谓惇与御史中丞安惇也。小人譬之蝥螋，其凶忍害人，根乎天性，随遇必发。天下无事，不过贼陷忠良，破碎善类，至缓急危疑之际，必自反复，蓄跋扈不臣之心。比年以来，谏官不得论得失，御史不劾奸邪，门下不驳诏令，共持暗默，以为得计。昔李林甫窃相位十有九年，海内怨痛，而人主不知。顷邹浩以言事得罪，大臣拱而观之，同列无一语者，又从而挤之。夫以股肱耳目，治乱安危所系，而一切若此，陛下虽有尧舜之聪明，将谁使言之，谁使行之！夫日，阳也，食之者，阴也。四月正阳之月，阳极盛阴极衰之时，而阴干阳，故其变为大。惟陛下畏天威，听明命，大运乾纲，大明邪正，毋违经义，毋郁民心，则天意解矣。若夫伐鼓用币，素服撤乐，而无修德善政之实，非所以应天也。臣越俎进言，罔知忌讳，陛下怜其愚诚而俯采之，则幸甚！

徽宗览书，嘉叹道：“崔鶪只是个小小的推官，能像这等直言，可谓是个忠臣了！朕安得左右大臣都能似崔鶪呢？”遂下诏嘉奖崔鶪，擢为相州教授。乃召龚夬为殿中侍御史，陈瓘、邹浩为左右正言。安惇忙进阻道：“邹浩不可复用，陛下复用邹浩，怎样对得住先帝呢？”徽宗大怒道：

“立后大事，中丞不敢言，而邹浩独敢尽言，足见他是个直臣，怎得可不复用呢？至贬出邹浩又岂是先帝的本意吗？”安惇听了，惶惧而退。于是陈瓘遂奏劾安惇道：“陛下想开言路，取邹浩既往的善行而进用他，安惇乃狂惑圣聪，妄骋私见，阻扰进用，正是蔽遮主听，排斥正人。陛下若要明示好恶，使正人得以进用，奸佞不敢在朝，当从安惇起。”这正是：

要使忠良得进用，    合将奸佞先驱除。

要知徽宗听了陈瓘的劾议，果依奏逐去安惇否，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一回

### 因果循环章惇食报 贤奸混淆蔡京弄权

徽宗方锐意图治，虚心纳谏，遂准陈瓘所奏，罢安惇出知潭州。于是又诏复哲宗废后孟氏为元祐皇后，自瑶华宫迎还禁中居住。擢韩忠彦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，李清臣为门下侍郎，蒋之奇同知枢密院事。不久，又诏复范纯仁、苏轼等官。特遣中使至永州赐范纯仁茶药，传谕道：“皇帝在藩邸，太皇太后在宫中，知道公在先朝，言事忠直，而今虚相位待公。不知近来目疾怎样？又用什么人医治？”范纯仁顿首拜谢。即命从永州徙居邓州，范纯仁自永州北行，路上又拜观文殿大学士，既抵邓州，又有中使促令人朝。范纯仁固求归养疾病，辞不赴阙，徽宗不得已才允许了，而诏范纯礼为尚书左丞。苏轼便由昌化军移廉州，再徙永州，更三赦复提举成都玉局观。天不为宋主留文才，苏轼不久便病殁了。徽宗叹道：“苏轼作文，好像行云流水，虽嬉笑怒骂，亦都成文章，真是当今的奇才！朕正想召他入京翊助朝廷，不想就溘然长逝了！”韩忠彦乃奏请追复司马光等官阶。徽宗即降诏追复司马光、吕公著、文彦博、王珪、吕大防、刘摯、梁燾等三十三人官阶。台谏龚夬、陈师锡、陈次升、陈瓘、任伯雨、张庭坚等，又劾奏蔡卞、邢恕，请昭示显黜。遂贬蔡卞为秘书少监，分司池州，安置邢恕于均州。向太后见徽宗处理一切，尚属清明，不愿久与政事，遂急流勇退，传谕撤帘还政。徽宗恳留不得，只得自行主持起来。八月奉安哲宗皇帝灵柩于永泰陵，庙号做哲宗。当哲宗皇帝灵柩奉安，章惇

兼山陵使，中途灵輿陷泥中，越宿才得引出前行。台谏丰稷等，因劾章惇不恭。徽宗乃罢章惇，出知越州。章惇失了权势，好象狐鼠失了城社，没奈何缩首丧气出都而去。章惇既离了朝阙，陈器复申劾章惇陷害忠良，屡兴大狱；而今虽已罢贬，但罪轻不足以伸公论，请再加严惩。乃再贬章惇为武昌节度副使，安置潭州。同时并除安惇、蹇序辰名，放归田里。陈师锡又劾蔡京与蔡卞同恶，迷国误朝；右司谏陈祐亦劾林希党附权要，丑诋贤正。遂褫夺蔡京的职权，黜居杭州；削林希端明殿学士，徙知扬州。至是徽宗调任韩忠彦、曾布为尚书左右仆射、兼门下中书侍郎。曾布起先本附章惇，凡章惇所作所为，多是曾布所建白的，后因不得与章惇同省执政，才与章惇乖异。及徽宗即位，窥知帝意在延进忠鲠，便力排绍圣诸人以迎合圣心，所以遂邀徽宗信任，取得相位。忽忽又是残年将尽，下诏改明年为元年，号做建中靖国。到了正月，百官举行朝贺。刚在君臣欢庆的当儿，忽接到范纯仁的遗表，顿使徽宗变喜为悲；即诏赠范纯仁开府、仪同三司，赐谥做忠宣。传旨方罢，内监又涕泣上殿奏报：“皇太后在宫里一笑归天了！”徽宗一听，不禁放声大哭，即行辍朝进宫。只见元祐皇后、元符皇后与王后并一众嫔妃，都在那里围着哭泣。徽宗趋步走到寝榻前，闪开泪眼一瞧，向太后脸上还含着一脸笑容。徽宗连呼“母后！母后！”却只喊不应了。徽宗越加大哭不止。大家陪着哭了一会，才住了哭，又劝住了徽宗。于是徽宗乃传旨治丧，尊谥做钦圣宪肃，祔葬永裕陵。复追尊生母陈太妃为皇太后，谥做钦慈。越一年，哲宗皇帝生母朱太妃亦卒，尊谥做钦成皇后。遂将钦慈、钦成两皇后，一同陪葬永裕陵，这是后话。当下徽宗追怀母后慈泽，推恩两个舅父：一个名做向宗良，一个名做向宗回，加位开



府，仪同三司，晋封郡王。钦圣宪肃太后父亲向敏中以上三世，俱追授王爵。总算徽宗一时非常的恩数，不必絮话了。有右正言任伯雨再劾章惇，奏徽宗道：“章惇迷国罔上的罪愆，实在擢发难数。他当先帝变故仓卒的时候，陡生异志，睥睨万乘，这完全表示他不臣的心想了。假使当日他的计谋要是得行，把陛下与皇太后安置到哪里去呢？像这等的贼臣，若是宽贷他而不加诛戮，那么天下的大义便不能明了，大法便不得立了。臣听得北使讲说，去年辽主正在吃饭，听道中国把章惇贬黜了，登时把筷子放下，起身望中国遥祝道：‘好了！好了！南朝一向错用了此人，所以连年生民日见沉溺哪！’由此看来，章惇的罪，不只是孟子所谓‘国人皆曰可杀’了，就是蛮貊之邦，莫不以为可杀了。愿陛下把章惇亟置重典！徽宗遂又贬章惇为雷州司户参军。当年章惇把苏辙谪徙雷州时，故意要使他受苦楚，于是不许占居官舍。苏辙没奈何，只得租赁民屋居住。章惇又诬他强夺民居，下州追民究治。幸得苏辙早防着章惇要来这么一着，写下了很明晰的租约，呈了出来，章惇无由锻炼，只得罢了。至是章惇也谪到雷州，亦向民间赁屋居住，民间遂不肯答应他。章惇因问道：“赁屋居住，乃是所在皆有的事件，你们的地方何独不然呢？”民间答道：“本来与别的地方是一样，自从苏公来过以后，就变了样儿了。”章惇奇怪道：“难道是他叫你们以后要这样的么？”民间道：“不是这样讲的，只因苏公到来赁屋居住，为章丞相的缘故，几乎弄得我们把家也破了，所以自此就不敢再答应赁屋了。”章惇听了，不禁满面羞惭，心里默叹道：“不想当日要害苏辙没害倒，今日反害了自己了！唉！”因此，章惇颇悟到因果的说法，见得当日施诸于人的，到今日不免要自己受了，深悔当日不该拿着施诸人。